

集部

西山文集卷三十六

宋　真德秀　撰

題跋

跋陳正獻公詩集

韓忠獻公不以詩名而詠雪之句屹焉有扶九廟奠八極氣象司馬文正公自謂平生於詩尤拙而歸田花庵等作至今想見其深衣獨樂之風流然則謂二公不能

詩固不可謂二公有意於詩亦不可也丞相正獻陳公道德風烈為阜陵名相第一高文大册固已流布華裔而娱戲翰墨亦皆藹然仁義之言積中形外自不可揜信乎有二公之風也舊傳公築第有訝其門太庳者公曰異時使竈婢乳媪可開迺佳爾薦紳傳誦以配太祝齋郎聽事語今觀其示二子詩曰與來文字三盃酒老去生涯萬卷書遺女子孫清白在不須厦屋太渠渠此正落成時所賦也太史公有言使晏子而在予雖為之

執鞭所忻慕焉僕之於公亦云

跋黄瀛甫擬陶詩

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揜榮木之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是豈玄虚之士所可望邪雖其遺寵辱一

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着年號為耻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眷眷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遁以自絶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塡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爾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彛倫外名教者可同日語乎三山黄君瀛甫擬作陶詩優遊澹泊味出言外蓋所謂亹亹迫真者予嘗病世之論者於淵明之藴有所未究故以是質之而未知其當與

否也瀛甫其有以起予哉

跋包敏道講義

紹定己丑之孟夏盱江包君敏道過予粤山之麓縣尹宋侯聞其名延致庠校發揮孟氏要指予亦陪末坐焉是日邑官泊學子會于堂上者凡百數十人聞君講説莫不聳動歎未嘗有越翼日予復屈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為兒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為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訢然忘倦葢君蚤從朱

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既甚的而家庭伯仲自相師友切劘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畧不少衰稠人廣坐音吐清暢徐問響答往往破的昔晦菴先生嘗講于玉山縣學發明四端之㫖幸惠學者至深象山先生亦嘗講于廬山白鹿之書堂分别義利聞者或至流涕某生晚不及拜二先生而獲聞君之名論亦足以識其師傳之所自矣學長吳千兕等將以君講義刻于學俾書其後不得辭君名

遜敏道字也

跋宋正甫記章泉事

後山越竟送坡公以此去職章泉之送静春亦然二公之於師友如此使其得志其忍負國

跋南軒先生送定叟弟赴廣西任詩十三章

棠棣之作至今餘千載矣藹然忠厚之情惻然閔傷之志讀者猶為興起南軒先生此詩於怡怡之中有切切偲偲之意雖使不令兄弟觀之友弟之心尚當油然而

生况綽綽有裕者乎真蹟今藏宋正父家余觀正父與愿謙二弟詩皆睠焉有前修風味所謂亦允蹈之者邪

跋西園宋茂叔遺槀

西園君蚤從南軒東萊二先生游故其文章議論大抵根本理道鑿鑿乎皆適用之言非世之雕鏤詞章者比而其詩趣味幽遠尤有南軒之風使天假之年俾極其所詣則嗣先哲開來學不在他人矣三復此編為之太息

跋宋正甫詩集

清隱之詩南城包顯道評之當矣予尤愛其贈陸伯微曰老去放令心膽健後來留得姓名香寄御史曰陰陽消長風聞際堂陛尊嚴山立時送愿父弟曰江湖多少盟鷗地莫近平津閤畔行此皆有益之言又送謙父弟曰日用功夫在細微行逢礙處便須疑高言怕被虚空笑闊步先防墮落時和人云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是又近理之言非嘗從事於學者不能道也

至若三甲未全一丁不識等句新奇工緻則人所共喜不待予評云

跋趙章泉作何夫人墓表

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抑戒濟南伏生年九十餘授尚書古今所傳以為希有章泉趙公以八十有五作此表援聖經引賢傳秩然其有倫確乎其不浮其眡古人寧復多遜嗚呼斯文也豈獨永何夫人之傳凡為婦者皆當寫此一通寘之坐側

跋蔡節齋題張生所畫文公像

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材叔之筆能傳文公所不可傳道技雖不同其皆有得於文公之文者耶

附蔡節齋詩并跋

張生父子稱紫陽形容人物非尋常能傳遺像數百本粹然千載存無忘言學工夫日星皎無言氣象真難曉後學深明未發時始信張生功不少

文公先生教人有曰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

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材叔父子來往先生之門久矣熟識先生靜坐時氣象故所傳像不特工於形肖之間而得其所存之妙焉凡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必於此而求之毋忽戊子立秋日

蔡淵書

跋餘干陳君集杜詩

尹和靖論讀書法必欲耳順心得如誦已言陳君之於

杜詩可謂耳順心得矣學者能用君此瀘以讀吾聖人之經則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不難到也

跋蔡忠惠帖

蔡端明帖藏餘干舒氏後有趙忠定公題字讀之如見兩賢面目真可寶哉

跋山谷黄槩字序

東坡銘蓮花漏曰惟無意無必然後可以司天下之平山谷此序其稱槩之德亦然士大夫用心當眂以為法

跋黃君汝宜廷對策後

以布衣造天子之廷親承大問此君臣交際之始也一時議論所發可以占其平生蓋君子小人之分利與義之間爾志于義則必曰君天也父也孰有對越上天而可欺乎孰有事吾父而可有不盡乎朝廷有曠闕在位者不敢言吾言之生民有覂憂肉食者不敢言吾言之此事天與父之當然者也推是心以往則進而立于朝必不敢為爵秩而欺其君仕于外必不敢為貨賄而賊

其民凡皆一念之義為之也志于利則上欲希舉首下欲不失甲科緦緦然唯恐落人後時方攻正學則曰偽黨不可容時方啓兵端則曰大義不可欝僥幸一得而已他奚卹推是心以往位於朝必不能以父事其君仕而居民上必不能以赤子視其人凡皆一念之利為之也夫始進以義猶或繼之以利孰有始之以利而能以義終者乎莆陽黄君汝宜對策大廷盡吐其平生之學亡所回隱可謂亡負始進之節矣自今以往惟勿替此

心而已雖然人心之危亦可畏也昔為窮餓且死而不受今為燕私虞樂而為之本心之難持雖聖賢不敢忽黄君其尚勉之哉不然則對策而斥權倖者微之也得位而因權倖者亦微之也是豈不甚可畏哉黄君其可不勉之哉

跋張魏公五遂堂墨帖

懿哉曾子之論孝也世人知不得於親之為非孝亦孰知夫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陳不

勇之非孝乎五者之於事親若無所與而曾子云爾者
葢父母之於子全而生之者也所謂全者豈獨四支百
體之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善無不具焉
自居處必莊以至於戰陳必勇皆善之目也一善不存
則爲虧其性虧其性則爲辱其親矣尚焉得爲孝乎然
曾子於此必總之以敬之一辭者善具於性而主之者
心是心常存然後能不失其性故敬則五者皆遂不敬
則五者皆失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於啓手足而後

知免歟或者以戰陣非儒者事而有疑焉吁予以為古者文武之教亦若今之二致乎垂弧矢於有生之初習射御於幼學之際凡皆為武備設也孔子曰我戰則克聖門高弟執干戈以衛宗國班班見傳記間為人臣子而不知兵臨敵苶然忠勇俱喪又安得為孝乎愚故推明忠獻名堂之意以遺耕道諸孫友民相與共勉焉

跋困齋方公耕道事實

困齋方公愛君憂國之忠守道固窮之操皆足為一世

人豪而扼於秦氏弗獲究其蘊士類惜之方是時元勲巨德内外倚重莫如忠獻張公高文粹學正論姱節莫如吕紫微胡衡麓與横浦澹菴數君子困齋皆從之遊情若金石而忠獻知之特深則公之為人可識矣公既連蹇以終其後亦稍不振獨從孫友民文采甚蔚氣槩弗群蓋庶乎能世其家者然公之所以自立豈易至哉有問學以浚其源有履行以充其實然後它美可貴也友民其勉旃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室

龔君少仙此記其於淵明心事模寫畧盡忠父復令予著語予尚何言獨嘗記昔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曰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呼今人局迫樊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過錐刀焉足以語此欲學淵明者當即胡公之言求之

跋章翔卿詩集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而作抑戒此聖賢之事非常人可及後世文士亦有齒宿思新者然多辭高而理不逮求之吾鄉若仙游楊公八十一而作詩有妙語靜春劉公七十九而為文有深指皆予所素敬也章君翔卿亦吾鄉人然未嘗聞其名字一旦遇之於仙游出其所作詩幾三千篇㬰腴可喜其中有酒色財氣四詠尤足砭世人膏肓問其年八十有四矣吁章君老於詩如此其居

去予能幾許而迺不之知然則士之沈淪蓬蓽不為世所識者可勝計邪君壯歲多薄遊江淛閒晚不復出貧無以自養方棲泊山林仰道宮齋粥以給然以吟咏自適無荒寒顦顇之色其亦可敬也已君名應龍自號曰坦齋云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古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焉長

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女宜紹吾易學曰沉女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

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閒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亡幾而凡毀彞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為也故經於睸仲子納郜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即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為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葢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亡異指昧者析之而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托哉君又將為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繇廢與霸權所自

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氷之戒尤有功於世戒云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侍郎袁公以清名直節受阜陵之知自庶僚峻躋法從其制詞畧曰有愛君憂國之心有憤世疾邪之志雖未諧於中道要可謂之正人大哉王言公之平生盡於此矣然嘗疑之公之忠誠亮直既為一世正人矣而猶未合中道何哉觀吾先聖有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所以約其偏而歸之中聖門鑪錘之妙大抵如

此表公之德純乎剛者也剛之過則為世所不容故聖訓及之是亦洙泗成就英才之意也其後公果以此不安于朝退居梅巖十有餘載竟老泉石當世惜之今觀其奏疏遺藁凛然精忠無所回隱使當前代諱言之朝必以為狂為訐為干名為賣直安得有正人之褒愚於是三歎淳熙之盛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真蹟

宗上人自徑山歸閩中出示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三

帖喜津津滿眉間曰此希世之寶也三君子或以文章氣節名或以功業著或以道德稱遺墨𠁅𠁅緒學者寶之宜矣上人釋氏子迺亦寶此何哉且楊公著傳燈劉公宗大慧故釋子所樂談若朱公則異乎此矣而上人惟是之從不問同異此意尤可嘉故為敬書其後

跋王雙巖文集

予讀雙巖先生集其論理道不顓宗伊洛而得伊洛之粹不深泥老佛而閒發老佛之微其古賦似東坡詩歌

似太白其辭不矯抗而健不琱鏤而工不組繡而麗信乎其偉於文者也昔河汾王氏謂文士之行可見今即雙巖之文而想其為人其殆易直慈良郁乎若春者也綢繆於君親之義而悃欵於骨肉之情者也羣居族處和不流峻不激舉觴命侶風流嫺雅而不跌宕於繩尺之外者也有如斯人而卒老泉石世謂科目能盡籠天下士其果然邪感歎之餘輙以所見繫于末且寫寄先生之子詳刑公未知以為如何也

跋辛簡穆遺事

建炎中簡穆辛公以廟論推擇來尹浦城當熊寇燔燬之餘披蓁莽招流散人以復業又會盜起鄰壤蹂松溪跐政和盡驅其徒以來剽疾如風雨公募民為彊弩手射卻之勢其渠五六人遂大犇北卒全一方公於浦城可謂有大造矣公初寓治勝果院後解縣組又寓安國精藍者久之壁間有所題詩及與寺僧往還書距今百餘載筆墨如新某嘗語鄉之士友盍祠公于安國衆以

為宜主僧亦訢然願效力會多事未克就今觀公誌銘遺事其忠孝大節既偉然為一世標表至細微之行人所弗覩者亦莫不曲盡其當嗚呼此其所以為簡穆與起敬之餘因筆于編末高山仰止之意當於祠記詳之

跋朱文公所書諫議馬公詩

按公以建炎二年九月坐言事謫濮州詩當是此時作自河南二先生發明中庸之指開示學者公晚從伊川於洛盡得其精微不幸遭時大變適任言責倡存趙之

義折偽楚之僭精忠凛然功在宗社至是又以論汪黄誤國竄投必死之地而笑談就貶無秋毫畏沮意豈非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者邪此詩頼朱文公親書遂傳不泯其舊得之建安葉氏曾公四世孫承直郎淮東丞南浦見之愀然請刻石寘廳壁亟以授之嗚呼公於中庸之道所得至深而詩之末句猶以未死自期葢理無窮學無止自昔聖賢所爲乾乾終日死而後已者也公雖竟以謫死而英風毅氣今猶生存學

者觀此可以得師矣

跋陳北山帖

北山先生陳公辭章翰墨為近世第一此其未五十時書也筆勢遒美已如此至晚歲則猶龍騰虎踔不可搏執矣予嘗見公所作贑州三橋詩又自書而篆之每歎息以為袁州學記號稱三絶然非一人之手而公獨兼之豈可及哉此帖與建陽陳君朝瑞蓋公同門友也是時偽學之論方譁文公先生力請致厥事廟堂未之許

帖中所及正指此也後十餘年天子始誅權臣而文公與朝瑞久已仙去獨北山年幾八十盡見更化後事出入中外垂二十稔卒不肯少變所守高卧不出以眉壽終帖中所謂不易初度此其素心也朝瑞居與文公鄰壯老相遊從於學無不通貫登紹熙四年第得尉永豐未上而歿士類惜之此其假令邵武時也有子庚能不墜世學持此帖示余為識其末

跋朱文公帖

紹熈閒文公先生刋定四經于臨漳其後龍圖詹公又刻之三山易本古經書詩出小序寘卷末春秋不附傳先生既幸教學者俾識經文之舊至音訓亦必反復訂正而後已嗚呼此吾夫子作經之心也當是時羣邪崢嶸設為黨禁網天下士凡先生片文隻字所在毀擲剗棄惟恐後而詹公於此迺始刋先生所定經文于學不少顧避其尊聞行知不為禍福所移奪如此豈易得哉陳君少仙總龜字朝瑞先生之門人而詹公之所友也

家藏先生往來書帖甚富此特其一君之子庚携以相示謹跋而歸之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

觀胡文定公傳家録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修已接物亡間細鉅皆為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峯昆弟至于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之正法至于女子亦有如夫人者焉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為極致家人彖辭曰利女貞蓋男正易女正難胡氏之教

能使女子有賢者之行其道行於家者可知矣慶子以萱堂記示予謹再拜而書其後

跋項吉父講義

項君講義諸賢題品已盡不待予言獨觀其名菴之義犁然有當余心者安樂先生言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君之名菴殆其近之雖微講義知君之為善學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為少作而削之邪然其言曰古之所謂文者將以治其身使合於禮在内者粹然而在外彬彬焉其本不出於修身其極可施之天下此之謂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予聞徐君德夫之賢未之識也獨見其漕臺所發策意其蓋嘗從事於諸老先生之學者今乃以文公數帖來

示其於遺墨且寶之如此則公之格言大訓必嘗服膺奚疑諸帖所以告學者雖不同要弗越致知力行四字德夫深玩實體而守之終身異時所到將有不可涯涘者德夫其懋之

跋南軒先生周氏寓齋詩

蒙莊氏以軒冕為寄以形骸為逆旅可謂達矣然其弊也舉天下人倫物理一以虛假目之如此則善不必勉惡不必戒此害道之尤者也周氏以寓名齋而宣公詩

之如此學者所當佩服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宜其為文公所重也其子文甫來官于閩以考

亭書帖見示謹識其末

跋朱文公詩元亨播羣品篇親書示鄧邠老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極也其所以播羣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為仁為禮復則為義為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觀密察尤能探

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喧寂為間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王樞使軒山集

樞密相濡須王公以精忠勁節際遇阜陵片言悟意遂定君臣之契不十年間參和鼎飪獨斡斗樞明暮駿烈為一時名輔弼之最嘉定更化初諸老聚在闕庭多能道公秉政時事其後假守洪潭又皆公故鎮拊地流風遺績猶有存者心誠鄉之獨恨未得其平生遺文讀之

以自壯紹定四年公之子通判汀州杅以軒山集來示其詔告溫醇得王言體表章詩什寫出胷臆不待藻飾而辭義煥然蓋公之為人英邁卓犖軒豁明白故其詩文往往似之彼世之琱章刻句自以為工且麗者方之茂矣然公文之偉尤在奏議顧不見集中豈以言論峻切似彰時政之闕故邪嗚呼不覩歐余王蔡之諫疏無以知仁皇如天之盛德方乾道淳熙間衆賢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此孝宗之所以聖也然則公之奏議弗傳可

乎故筆之編末以竢

跋江西趙漕救荒録

嘉定七年予自殿坳出漕江左趙侯彦𥜥為主管帳司明年諸郡大旱蝗予被朝命推行荒政侯悉心佽助無遺力桐川地素瘠至是艱險尤甚予屬侯先往賑凡所措畫具有條理予至發廩賑給而已憶初至見侯迎勞曰昔吾見子之面今吾見子之心矣自是深敬其為人是歲朝家捐錢粟以惠一道者亡慮百萬計予與諸臺

奉行惟謹而以愼屬宣力者侯為最多訖事民得無殍死凟蹙侯由是聲稱籍甚不數歳入官于朝出守廬陵郡未幾持本道漕節軍旅之餘繼以饑饉侯又推前日所以佐予者施之江右其所全活不減金陵時書來告曰昔者江東捄荒之事某幸與聞其所記本末具在誠不自意復得推行於此始知前日之纂錄不為無益既鋟諸木其盍為我序之予惟趙侯昔者盡心荒政非有所為而為之也然去愼府財十四五年遂為使者任荒

政之責豈非心乎愛人者固天意所屬而為善之報亦昭昭甚明乎有位之士視此宜知勉矣序非予所敢為姑叙其畧題于卷之末

題全氏步雲齋

金鷄一峯為浦城最勝處而全氏步雲齋實踞其巔人物彬彬多自此出中改為道宫忠甫今㪚小齋其右以復前人舊蹟予一日攝衣而登羣山回環萬象呈露恍然若超塵世而遊無何有之鄉則為之歎曰古人喜高

居遠眺者豈徒以動心駭目云哉天壤之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雖體道者不待窺牖而粲然畢睹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悟靜壽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於其目則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忠甫之子弟羣從多好學試憑檻而寓目焉仰太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終日乾乾不能與道為一則於進修之益弘矣若徒以拾取科級為籋雲探月而念念在是吾恐沒溺於

名區利藪中與汩汩囂囂塵者等爾康節先生曰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豈謂是邪旣以復全氏又以自警云

跋曹唐𡍼通濟倉記

太史黄公之詩有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定有明月生蚌胎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黄有曹君堯咨者自其先世欲倣建昌吳氏為社倉未果君嗣成父志即其家立庾六計所有之田歲收畒六升以入之遇

年饑則發以糶量必寬價必平於是一方之人頼以全活者甚衆君平生力學工文名不一挂鄉大夫之籍其子錫敏悟絶人方應舉時制名未定里人吳君盟仕衡山夢君子姪三人皆薦送而錫與焉遂易今名是年舉進士明年擢奉常第夫名不以他而以錫是天昭然示以畀予之意也紹定二年冬盜發鄰封宜黄人亦隨和而起環邑數鄉攻剽燔僇無免者過君之居獨曰是家能平糶以惠鄉里相戒使勿犯及亂定君家廬舍邸墅

皆全昔漢唐之季盜不入康成表聖之閭世傳以為異
事今於君見之顧君本心不過謂鄰里有相賙之義耳
非有所覬幸而為之也及久而不懈天與之人誦之雖
宄强不道如盜賊亦知毋負君之德然則謂天道遠而
人性惡者於此可以悟矣錫字晉伯其中第子實取之
後使江東又邀至幙下時方講行荒政晉伯宣力最多
用是縉紳稱其材今官奉議郎前知寧都縣事業駸駸
未艾也予讀君所作通濟倉記歎仰久之謹書其後以

警世之為富不仁者俾知希慕其萬一云君字唐弼德善之詳見於李侯劉所為墓誌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為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田宅副馬洪忠宣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檜相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

不幸視子卿為甚而偃月之罪又浮於慱陸也嗚呼思陵雲漢之章忠宣霜日之節將與萬古相為亡窮而權臣氣燄氷解燼滅久矣考論人物者其顧為公乎抑顧為檜乎有志者必知所擇

跋孝宗皇帝卹刑御筆

臣案王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然則聽獄議刑者真宰相事也古之論刑者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

配享在下君相之所以祈天永命正在於此宜孝宗皇帝以屬之二府大臣與洪文惠公時以宰相承詔命當是時龐恩厚澤滲漉海寓和氣融液如歲方春此孝宗之德而公與其僚奉行之功也嗚呼盛哉

跋彭忠肅文集

漢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為尤盛然其發揮理義有補世教者董仲舒氏韓愈氏而止爾國朝文治蝟興歐王曾蘇以大手筆追還古作高處不減二子至濂洛諸先

生出雖非有意為文而片言隻辭貫綜至理若太極西銘等作直與六經相出入又非董韓之可匹矣然則文章在漢唐未足言盛至我朝乃為盛爾忠肅彭公以濂洛為師者也故見諸著述大抵鳴道之文而非復文人之文公之子横浦使君鋟以鏤本寄余敬題其末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昔南軒先生嘗輯洙泗言仁一篇發揮其義使學者知所以為仁今衢梁孔君又輯其言學者四十餘章章為

之釋使學者知所以學君以先聖之裔而研精先聖之書其所發明有補學者雖然魯論二十篇言仁與學盍亡幾玩而繹之實無一語之非仁亦無一語之非學也姑以首篇言之時習而說朋來而樂固學矣孝弟以立本巧令之鮮仁非學乎學在是仁亦在是知乎此而後為善讀論語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此靜春劉先生與張宣公帖也是歲淳熙戊戌眉山叅

政李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閫侍郎十有八耳靜春皆以蜀中師表許之二公果能以文章德業自著不負所期然靜春不惟知之又屬宣公成就之蓋人材世道之所賴故其惓惓如此知人之智愛人之仁於是乎兼之前脩用心真可敬仰

跋陳復齋詩卷

某己丑春嘗為自箴曰學未若臨卭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愧於義烏之安莆田者

指予師復而言也某與復齋平生故人而每歎其不可及後其亡三年乃見所與友人劉君詩卷蓋於堅卧不出浮言易汹之際而自處泰然佳時良夜邀朋命侶極登覽賦詠之娱回眡某昔負臯時掩關僵卧惴惴焉不敢少自放者相去遠矣於是益歎其不可及而痛其不可復見也劉君於復齋為德友故其遊從宴賡倡數云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莆陽劉隱君以讀書小記示予予讀之歎曰懿哉劉君

可謂知學問之本矣孔門獨一顏子爲好學顏子所問
前曰爲仁後曰爲邦舍是亡他學也葢爲仁者成己之
極而爲邦者成物之極體用本末究乎此矣顏子所以
亞於聖人而孟子期之以禹稷之事業豈非内聖外王
之學已備故邪漢以後學者始多端記問綜古今文章
妙機軸號爲儒者極摯然以成己則不足以成物則甚
難其亦何貴於學子屏居八年呻吟蠹簡未有云獲獨
嘗竊謂士之於學窮理致用而已理必達於用用必原

於理又非二事也朝思夜索惟此是求間以語諸人鮮不憮然者葢後世之學言理或遺用其病為空虛言用或遺理其弊為粗淺不知理即用用即理非混融貫通不足以語學之成今觀劉君之書內不遺理外不遺物乃深有契於予心雖然道無窮學無止以劉君之静且篤懋懋而弗舍庸知不詣其極乎故識于末編以待

跋張平仲注三畧

三畧先秦書雖非鷹揚翁自作要必其遺法予嘗深咏

之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謬而斂藏退守不為物先之意則黄老遺言也子房號稱善用然最所得者不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動而輙隨數語爾以此推之則今傳於世者正子房所受書也盱江張平仲少嗜此書為之傳義簡而能盡深而不鑿所貴乎儒者正以其靡一物之不知況兵重事而可以不知平仲於是乎有志矣

跋秘閣太史范公集

諸葛武侯文采不豔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至今為學者膾炙有志之士擊節讀之有至于吁歔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穠華孅巧極其琱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為文豈必多且麗乎哉祕閣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文定公立朝行已大畧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王氏别說必明夷夏大分必闢和議必詆權臣今其集中斑斑可觀而上思陵諫屈已封事責秦檜忘讐辱國書尤所謂光明

絶特者也使公平生亡他文獨此二篇亦足以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某年某月日夜讀公文不勝歎仰書于集之後以歸其孫某

跋天台劉深父杯水編

開禧丑寅間天台劉君深父為侯官尹余時在連帥幕府間相過講論文字君每舉史傳輒娓娓數百千言漢許后上孝成帝書於班史為隱僻處學者多不道君一日對客誦柰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為屏風張某

所等語余細聽不一字差至今猶想其風度也後三十年其子晞過余出所謂杯水編者閱之盡卷其為行軍作者多閑禧用兵時事予親見君所賦者嗚呼以君之文學標致去侯官幾時不復起而余闒茸無比閱一世後乃更來思舊遊如夢中事死生窮達不足道獨於君風流意度有不能忘云

跋陳北山序黄春伯本末

清逸黄君少為神仙之學且有志當世之事為故北山

先生陳公所知公之子今寶章閣待制子華為福建招捕使君以賓客從有功白于朝得武爵清逸弗願也顧弗忍墜先世遺緒以州文學齒吏部銓樞密府聞其才名使禀議此功名嚮至之秋也昔李長源嘗學神仙矣既而為唐家三帝出建大勲業人謂長源以將相易神仙失計吁使長源真能驂鸞跨鶴餐沆瀣餌朝霞不過自私其身爾况大忠大孝不俟修鍊而得神仙此真誥中語也予嘗謂天上果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為之清逸

勉乎哉抒赤誠以報國其斯謂忠揚令名以顯親其斯謂孝勲業就矣浩然來歸吾已結廬梅山之陽振袂武夷之頂子能從吾游吾將分半席以待

跋永嘉劉君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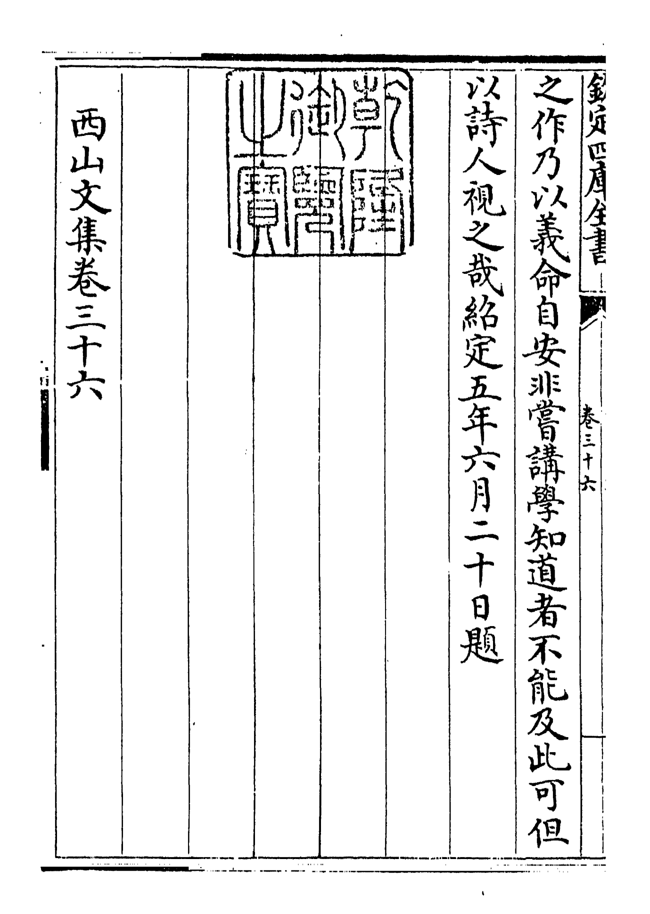
劉君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為善者勸無罰之驅而為不善者耻非有過人之徳不能以儒者而知兵以匹士單人而能扞一方之患難非有過人之才不能然卒以布衣死窮巷者世無周賔興唐辟舉士不

能牽合組織為文章者往往坐窮以死獨劉君予然君之為此亦以盡吾天分爾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於夫子窮之終身宜若不我知者然下學而上達天之知我不既厚乎學者深味斯言然後識先聖不怨不尤之指端平初元夏至前二日建安真某書以還君之孫晉明

跋黃容安僻地集

黃君僻地閩山又徙建溪崎嶇艱阨可謂甚矣而示兒

之作乃以義命自安非嘗講學知道者不能及此可但以詩人視之哉紹定五年六月二十日題



西山文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三十七至三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張健

西山文集卷三十七

宋 真德秀 撰

書

上皇子書辛巳

八月吉日持服真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皇子國公

某竊伏田里恭睹六月丙寅詔書茂建親賢為國上嗣

葢自少陽虛位以來天下喁喁之望在於國公有日矣

聖上深惟至計大臣翼異而成之於是其議遂决自畿甸之近以至于海隅荒陬之遠自群工庶列以至于屯營百萬之衆自戴白之叟以至於髫齔童孺之無知莫不歡欣鼓舞幸平治之有期或至於感且泣也竊嘗思之皇子國公英明聰睿之賢恭敬温文之德得之於天而成之以學者固不可及然而足迹弗離於宫庭交游不過於僚寀精神心術之運言動操脩之實兩宫知之可也外廷士大夫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兒童走卒

何自知之都城知之可也四方萬里何自知之吁此正中庸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者固如此也方國公自修於深宮之時亦豈蘄乎人之知哉及儲位一虚大計未定皇枝帝胄集于闕下者無慮以十數而朝廷之士議於朝曰無如國公也學校之士議於學曰無如國公也其他私議竊語亦莫不然彼其平時與國公聲迹不相聞利害不相及非常私恵覬後福者而其情乃爾既而恩命之錫果不庸釋焉以此見人心至公之理雖天

亦不能違之也然而兩宮之所以畀付國公與夫天下軍民之所期於國公者蓋甚重而弗輕矣而今而後學問必益進於前德業必益充於前然後足以厭天人之心塞中外之望國公其不可不深勉乎此也然則其道將安出哉蔽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夫誠之為道可以參天地賛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純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偽是也何謂不欺戒

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誠遠矣姑舉其概言之如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揜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為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繆為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敕於大廷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居燕閒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奢泰隨之勤怠之靡常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

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伏惟國公既以是得之於先某願復以是持之於後其孝也必誠於孝其忠也必誠於忠親賢以誠而喜佞之私不參其間好樂以誠而燕游之樂不干其慮進侍兩宮其誠固如此退處私室其誠亦如此出對寮僚其誠固如此入親近習其誠亦如此不惟勉强於一時抑且安行於悠久不惟克謹於其始

抑且弗渝於其終夫如是則學問日以光明德業日以充大循是而往雖優入聖域可也天人之心愈孚中外之望彌愜而聖上之所以為天下得人者亦有光於堯舜矣國公其可不深勉乎此哉又嘗考之先聖賛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强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況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為亢為暴為强明自任偏於柔者為闇為懦為優游不斷

雖其失不同而其害治一也逌者竊聞開府之初明敏如神事至立斷威令振舉群下肅然此誠剛德之著見者而某之愚則願於厚德載物之義復詳玩而深體焉蓋剛之與柔貴於迭用而不貴於偏勝故也聖上溫恭慈仁若純任柔道者至於正權臣之誅絕仇虜之聘英威赫然上娩孝宗今茲國本之建獨出神斷其視仁祖復同一轍然則聖上之德可謂適剛柔之中矣惟國公味先聖賛易之微言法聖上執中之盛德以剛明果斷

為本以含洪寛大為用渾渾乎如元氣而舒慘之運弗偏温温乎如良玉而廉劌之形弗露此尤群情之所矚望者也抑某復有獻焉傳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謂其各有所職也夫天地之大而猶以職言他可知矣故總攬權剛者人君之職也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國公任蕃臣子所職果何事哉盡視膳問安之敬以承兩宮温凊之歡盡修身進德之誠以副兩宮眷倚之重此國公之職也至於政事之弛張人材之用舍此大臣之

職而非國公之事也國公研精問學其於前代政治之得失用人之是非不可不深求不可不熟講若夫見諸行事則有位焉有時焉不得而越也易之道處之不當其位行之不適其時則雖正而有悔乾之為卦初則曰勿用二則曰在田三則曰夕惕四則曰自試此以位與時言之也如使處三而自試則躁矣處二而勿用則乖矣以國公所處之位而揆諸乾之六爻正乾乾夕惕之日也乾乾者何兢業之謂也夕惕者何戒懼之謂也若

昔聖人雖履至尊成至治猶必以兢惕自處而不敢一日安況於國公居九三之位而當九三之時則其寅恭祇畏宜若何而可也伏惟深窮大易之㫖而審於自處焉豈惟一身之福實宗社元元之福也昔范文正公仲淹居其親之憂上書政府凡數千言識者以為平生所蘊盡在乎此某之不材何敢妄希前哲故自衒恤以來屏居山林時事一不挂口獨念昔者備數府僚最辱恩遇懷不能已輒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效其千慮之一

而不自知其僭焉干瀆崇嚴某下情無任恐懼之至不備

上皇子書

某謹齋沐裁書百拜獻于皇子少保國公閤下某嘗聞非所當言而言謂之出位所當言而不言謂之尸位出位不可也尸位其可乎某奮自諸生本無他技公朝過聽躐置清華粤自朱邸肇開肆求講席豈無鴻儒足副隆委顧某淺陋乃在選中蚤夜以思嘗有望輕責重之

懼皇子英姿玉裕從善如流凡所開陳了無難色自是而尊所聞行所知豈直可限量計某爲得不以逢榮自喜然黽勉效職有日于兹而未能仰裨於進修隨事納忠寸心誠切而常若莫施其愛助某於是又有隱憂焉某之憂非過計也千金之家有子必教茍受其托猶思無負況帝子乎宗社之所關係君相之所倚望中外之所傾屬此豈細事其事鉅故其責重其責重故其憂深某職思其憂者也寧過愚衷以干冒犯之誅不忍循默

以詒曠瘝之咎葢嘗熟思以為切於皇子之躬行者有三一曰盡孝敬二曰勤學問三曰辨淑慝敢條陳之何謂盡孝敬昔文王為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内侍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侍曰安世子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夫其心乎愛親無斯須敢離是不當以禮文觀也是當於禮文之外思其所謂翼翼小心不敢怠皇者則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能如世子之翼翼否乎朔望常

儀尚多闕踈晨昏至情未必孚洽一月之内侍君親者凡幾一歲之内侍君親者凡幾若此者皇子兢兢自省之日也子曰為人子者止於孝又曰所求於子以事父未能也道本非難行反而求之是誠在我惟皇子玩誠身悦親之旨謹先意承志之思念兹在兹無有間斷則庶幾可以言孝敬矣何謂勤學問古者世子之學也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而又學干戈學羽籥無非修内治外之事夫其心乎務學殆無暇時是不當以誦説觀

也是當於誦說之外求其所謂禮樂交修養成德性則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如世子之養德否乎勸講有時幾如備禮假故無節鄰於養安鶩外之事比觀書孰多奉道之念比崇儒孰重若此者恐未得為皇子進修之益也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見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學無止法雖天縱生知猶且汲汲惟皇子探大易問辨之義味大學正心之說是講是究無有作輟則庶幾

可以言學問矣何謂辨淑慝古者世子之生也師傅明
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葢欲其見
正事聞正言行正道也愚不知朝夕趨走于皇子之後
先果皆正人與俱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何者為
賢何者為邪則賢否所宜辨某賢當親某邪當斥則去
取所宜决夫然後謂之明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持
不斷之意開羣枉之門明者顧如是乎且外邸之設正
在得人衛翼之嚴非以處邪慝之流也惟忠孝可以禔

身惟恭儉可以長世惟制節謹度可以保社稷是必賢
有識者能知之嘉祐中神宗以皇子伴讀王陶入侍陶
因讀舜本紀言舜孝友事上大愛慕之則帝之孝敬本
出於所性始聽講讀尋繹指義至日昃内侍言恐饑當
食神宗曰聽讀方樂豈覺饑耶則帝之學問又根於所
好然司馬光于時上疏猶謂皇子雖資性聰明端慤難
移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邪佞雜處其間誘之以
非禮導之以非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偽則雖有碩

儒為之師傅終無益也乞專委伴讀官糾舉邪佞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葢嘗取其疏而讀之殆與三王教世子相表裏真萬世之龜鑑今皇子天姿素高自能洞察邪正繹一齊衆楚之言鑒一暴十寒之失祛羽冠側媚之惑息仙書荒忽之蔽毋牽私好毋狥物情毋以阿意而親毋以逆耳而踈公是公非毋疑毋貳持此定力養此聖功是亦古世子而已矣某前三者之説實躬行之大端若此其末節細故不暇枚舉皇子而能行此三者則

心虛而善易入誠存而樂自充必容納讜論必祇畏清議喜怒必中節而不失於躁言語必中度而不流於誕真積力久從容中道聖賢事業夫豈其難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曰孶孶為善者舜之徒也孶孶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利與善之閒也閒者謂相去特毫釐耳然則一念其可不重於用歟用於盡孝敬則孝敬形於事君親矣用於勤學問則學問慱而智識明矣用於親君子遠小人則君子

道長而小人道消矣先儒以三年天道為小成朱邸肇開亦既三年此德業將成之候當思今日之德業視往日進否為何如今年之德業視往年進否為何若退自觀省孰自檢飭則學非徒學矣某區區朴忠非曰規皇子也愛皇子之深而望皇子之切也皇子矜其朴忠實諸坐側德日以進業日以新可以幸宗社可以答君相可以慰中外而某庶幾乎逃尸位之責一或以朴為迂以忠為訐藐藐其聽又從而尤之則某可以納印綬而

去矣夫子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惟皇子所采不備

上皇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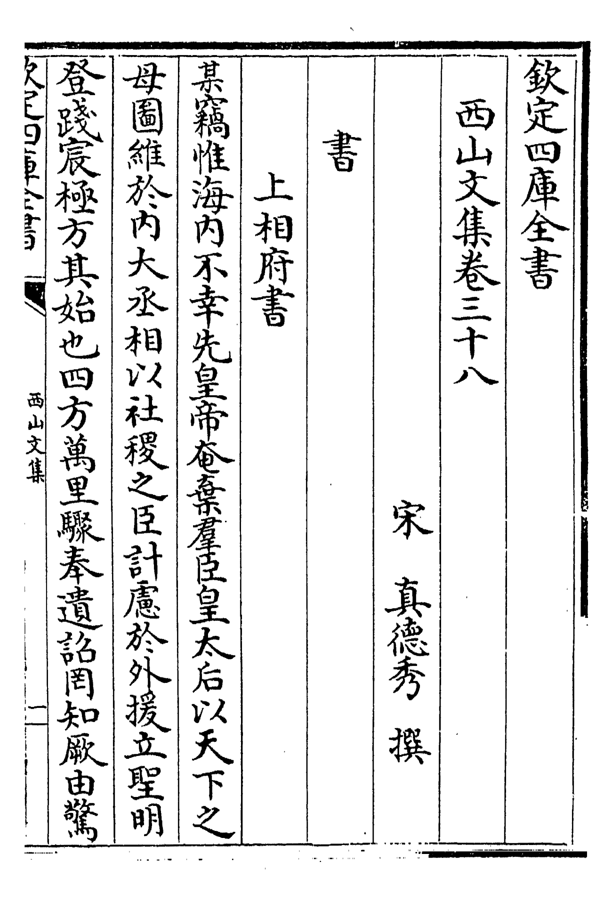
某昨者薫沐裁書躬趨屏下塵獻以冩區區朴忠愛助之情私謂皇子明善誠身之餘必能洞照愚忠屈意垂聽今既三宿乃知前書所謂羽冠側媚之惑昔之已斥者今復言歸矣某職任講誦恐負君相隆委為之惕然踽踖無措切謂貴為元子與凡人殊其趨嚮知識自應卓然特異上焉者性資天成無瑕可指如水未氷如空

未雲如玉未琢如鑑未塵充而大之優入聖域可也次焉者一念慮之或未純一言動之或有差聞過若日月之更遷善如江河之決持是心而往殆庶幾乎乃若公是公非規拂之已聞明知明蹈省悟之不及又從而為之辭曰非予之心也是雖凡人猶所不為而謂趨嚮知識之特異者為之乎且所謂羽冠側媚者本不知其何如人然自肇建朱邸外議藉藉所以汩吾清明駮吾真粹者亦不少矣使前日之去是則今日之取非使前日

畏清議而屏邪慝為出於定見則今日犯清議而納邪慝為無定力人常患於過事之不知皇子則嘗為疑似之問質之講官矣人嘗患於忠規之不聞某則力以公是非之言啓皇子之聽矣貌從而心違陽可而陰否某妄意皇子決不為是也今車輿倏至旁觀側目美玉成瑕有識短氣堂堂朱邸納兹左道異端之流果何為者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自兹恐誕謾之説日聞孝仁禮義之教日晦不但於不矜細行而已使其可以率

意為之則清議不足畏講官不必設縱肆日熟平旦真粹清明之氣駟奔電游而不可收君相謂何宗社謂何天下謂何皇子而聞斯言及今改轍不俟終日猶之可也若曰一月之留未害自今有虧令聞噬臍何益此某所以不避褻瀆之誅再伸一喙冀皇子庶幾改之於萬一也不然某去就之機決矣伏楮不勝惓惓

西山文集卷三十七



西山文集卷三十八

宋 真德秀 撰

書

上相府書

某竊惟海内不幸先皇帝奄棄羣臣皇太后以天下之母圖維於内大丞相以社稷之臣計慮於外援立聖明登踐宸極方其始也四方萬里驟奉遺詔罔知厥由驚

憂疑惑往往而有未幾聖德日新令聞昭著於是薦紳士夫内外軍民之情尊戴惟一以為吾君之賢真足以負荷鴻業而先皇帝在天之靈亦庶乎其慰恱矣然而治亂安危之機猶有伏而未發者敢不為大丞相陳之葢舍兄立弟在有周漢唐之盛與秦隋之亂皆嘗有之而安危存亡判然以異者不可不思其故也太王嘗舍泰伯而立王季矣光武嘗舍東海王彊而立顯宗矣睿宗嘗舍宋王成器而立明皇矣長少之倫疑若有所未

順而天下後世乃莫或非之者以王季之於泰伯能推因心之愛而極其友悌也顯宗之於東海王彊恩遇之隆事事殊異始終亡間也明皇之於宋王成器飲食起居相與同之讒間無自而入也故詩人之美王季有曰則友其兄則篤其慶益言如是所以厚周家之福慶而永平開元之治輝映青史後世亦鮮及焉至若秦隋之暴其於嫡嗣也廢之既不以其辠遇之又不以其恩輕信讒邪卒擠之死是以天下之心莫不憤惋亂亡之患

亦自是而基之然後知詩人之言信不誣也今聖上之立與王季顯宗明皇之立其事雖若不同然天位之得本於無心揖遜數四勉焉而就南面此天人之所共知而不可揜也踐祚之後戰栗兢兢未嘗以位為樂此亦天人之所共知而不可揜也今將上承天意下結人心以為治安長久之計其道非它亦惟於友愛天倫加之意而已乃者真王之封外第之錫寵數便蕃亦既備至而辭謝之日不許一望天顏而去竊度親王之心必有

所未安也近者聞諸道路狂悖之徒敢為妄舉一時事變出於倉猝至自投於水以避之危迫之情可謂甚矣仰頼宗社之靈旋踵底定中外帖然親王亦幸以自勉其之區區以謂此正讒閒易入之時而親王危懼不自保之日也聖上崇篤友愛朝廷顧惜事體必自有以處之所慮寡聞淺見之人有托納忠除患之説以進者此在吾君吾相不可不致察也彼秦隋之君雖甚無道亦豈樂於戕賊骨肉者哉惟猜防之慮一入其心卒至於

以親戚為冠雠不殄絶之不已也嗚呼天倫之愛自相夷滅是自絶於人道也夫既自絶於人道矣而欲天心不震怒於上人心不攜離於下其可得乎是以秦隋之禍最為酷烈饗國未幾宗廟為墟其視有周漢唐之隆慈順輯睦薰為嘉祥上下相安福祚綿永其孰為得失哉自漢文帝時淮南王遷蜀袁盎進諫以為有如不幸遇霧露死是陛下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夫淮南王者弟也又以罪遷而盎猶力爭如此況今之

親王於屬則兄而非有淮南之辠其可不思所以全之者乎夫當其危懼不自保之時非大有以撫存之則觀聽之下窺伺易萌左右使令解體必甚以危懼不自保之心重之以怵迫亡聊之態萬一霧露之感有如盎所慮者朝廷將何以自白於天下吾君將何以勝此名於萬世乎伏惟大丞相燕居而深念之又與忠厚老成之士謀之進對之閒從容建白必使吾君友悌之德上儕王季而下軼漢唐凡所以待遇撫存之者務極其至使

之富貴娛樂而無不足之心又為選通經術知國體者一二人從容調娛日與游處迪之以詩書義理之言使欣然有以自得曉之以君相矜憐之意使釋然而亡所憂如此則親王安親王安則天人之心亦安而上下亦莫不安者矣某以一介迂疏蒙恩收名入備從列日夜惟思所以尊朝廷而弭禍亂者莫切於此方竢入見而首陳之屬聆霅川之變寤寐不遑敢以一得之愚亟布之執事者丹衷皦然可貫天日惟鈞慈其埀察焉不勝

天下之幸

上丞相書 戊寅

正月吉日具位真某再拜上書丞相國公某竊聞之禮有出於前代之所無而後世以侈心為之者生日是也考其源流葢昉於有唐開元之際方是時宇内乂安民物蕃阜天子方崇燕嬉侈玩好以夸示得意於是千秋之節興而導諛之臣相與從臾以求媚悅先正太史范公固嘗譏其非禮矣然而沿循至今殆數百祀其為說

則曰臣子所以尊君父也是固有不得而廢者若夫王公大人之生日門下之士則爭為賦頌以賛詠功德四方牧守則競為瑰奇靡麗之獻以希容悅而取寵榮是果何義哉而近世以來轉相侈大莫有悟其非者此某之所以喟然嘆息也今者丞相國公初度之臨竊伏惟念登門墻辱顧遇不為不久而躊躇四顧亡一足獻者蓋道古今而譽盛德既非固陋之所能為而飾儀物馳苞苴又非事大賢君子之道用是遲回旬月以迄于今

未能以自決也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昔者開元之際其事侈矣曲江張公不以貴臣近戚之所獻者獻其君而以治亂存亡之鑑獻其君疑若違衆自異者由今觀之彼貴臣近戚之愛其君與公之愛其君果孰為至耶某嘗竊謂不獨人臣之愛君其道當然凡士之願忠於知已者亦莫不然某雖無似然受丞相之知甚深而思所以報丞相者甚至故今也不敢以世人之事知已者事丞相而願以昔人之報知已

者報丞相庶幾自附於君子之義而免蹈細人之譏惟高明垂聽今天下之事衆矣某皆有所未暇及者獨以為丞相膺非常之知居甚重之寄當以古人之相業自勉而不當以近世之相業自安古人之相業未易以遽數也顧嘗反復諸葛武侯行事而得其用心竊謂秦漢而下一人而已故願為丞相誦之蓋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於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

以名異已者之怨國人欽其行未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絀於後世之公議而侯也不惟先主託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為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効命而弗辭不惟器能受任者競勸以荅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没身懐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瀘夷之約束沔陽之廟祀至于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

鬼神有不能違者而况於人乎今讀侯之傳而想其為人其事君如親待諸賢如朋友撫羣下如子弟襟懷洞然與物無閒形之表奏則忠懇足以悟上發之教令則感激足以動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也至於生殺廢置雖出其手然而爵不濫於罔功刑不撓於貴勢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懲何祗小吏也其材可錄則越次而陞之馬謖上賓也其辠當誅則流涕而戮之持心之平無異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

為無一而非公也惟誠惟公終始一致故上不求於君而君信之下不蘄於人而人服之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斯言雖小可以喻大詎不信哉侯之開府也發教羣下懇懇焉以集衆思廣忠益為心而自謂聞得失於州平見啓誨於元直受盡言於幼宰賴諫止於偉度退然自託於不能之地若無一事之不資諸人者蓋智慮之所及者易窮而是非利害之錯出者難見吾惟集衆人之智以為智合衆人之慮以為慮則天下之善無不

在我矣何必揚眉瞬目矜自我出哉自昔秉權用事者鮮不悅人之讃己而惡人之議己夫以讃己者為忠則忠言不得進矣以議己者為罪則己過不得聞矣而侯獨不然觀其諄諭告戒一則曰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二則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蓋侯之用心主於為國而不為己私求於濟事而不求己勝然國既安則己未有不豫其利者彼怙權諱過之人惡人之議己而不知其

愛已也悅人之譛已而不知其誤已也以阿意為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以不聞過為幸而不知其大不幸也吁此侯之所以為不可及歟共惟丞相國公本以安宗廟定社稷之功結知聖朝進位冎鉉迨今十有一年魚水之逢歡然無間有非武侯所敢望者然勤身以輔政內外之心猶或未盡孚屈已以受言而士大夫之情猶或不得以自竭意者至誠盡公兼聽忘我如侯之所為尚有當勉者乎某之不材視曲江公無能為役然自少

小即慕其為人歲在作噩備數右螭屬聖上誕彌之月竊伏自念誦天保歸美之詩不若陳敬之畏天之戒故先奉觴之數日昧冒直前以祈天永命之書進徹宸扆聖上亮其忠不以為辠至聞力行好事之語則首肯再三某之迂愚丞相察之素矣故於維嶽降神之日不復以諛辭溷聽覽而獨誦其所聞如此蓋今區區効忠丞相之心即昔者効忠主上之心也丞相誠能因某之言考侯之行事而勉其所未至者則將天心格於上人心

說於下功業日盛而福禄日隆然後知某之規乃所以為頌而愛人以德非姑息者所可同日語矣某近嘗以武侯之十二字鋟木於州治之思賢堂且推本侯平生功業之所自出者為之跋謹摹本以獻于執事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干瀆嚴尊無任震懼之至

上丞相書

某昨者蒙恩牽敘旣而控免弗俞俱嘗奏記以謝比者祇拜告命謹復綴緝駢儷少見萬分區區復有未盡之

悃竊惟大丞相國公先生家傳相業世濟厥美未易以
一善名而其間有最不可及者容人之度是也考之前
史若唐李吉甫父子相憲武二君削平諸鎮中興王室
功業甚偉然不得與房杜姚宋並稱者以容人之度未
足故耳自元和初牛僧孺等以賢良對策指陳時病頗
為剴切此蓋制科之常而吉甫以其議己泣愬於上既
盡逐考官僧孺諸人亦皆不見錄朋黨之禍實基於此
其後德裕繼相猜嫌愈甚一時人材互分彼此而朋黨

之禍遂成更相傾軋四十餘年唐室遂以不振吉甫父子實為之也若先太師忠定越王與大丞相則不然方忠定之初相也當時士大夫議論所主亦有不同者矣而盛德雅度包涵茹納未嘗與之較短長爭勝負用舍之間一惟公論是主及再登揆席凡所薦揚拔擢莫非天下選而昔之議論不同者亦班班焉與於其間此所以屹然為四朝元老以功名始終銘勲太常侑食清廟揚休無窮也大丞相自初執政以至當國上而同列下

而廷紳議論同異者亦或有之然未嘗以私意喜怒深嫉而力排之間有因事絀罷者後多收拭用至有身没而後録其子者容人之度豈不偉哉寶慶以來朝著之士論事失當莫若某與魏工侍二人魏之貶也大丞相諭臨安尹使臚其行於赫然震怒之中未嘗忘矜憐憫卹之意而某之迂愚自速譴咎言者請加竄謫迄不之許迨兹慶霈之行某之與魏首蒙湔滌自昔起廢之恩必以其漸未聞一朝出命悉還故物若是其特達者

也然則某等之或絀或貶豈鈞造本心哉某躬被苞涵茹納之施雖已啓謝駢儷攸拘不能敷暢輒復布之毫楮又嘗憶曩歲侍坐時嘗辱賜教以為先太師有言必能受人詈者然後可作宰相至哉言乎此一門相業世濟厥美所以為不可及也伏惟大丞相堅忍持守益加於初使天下之士無一不被容覆者則盛德宏度超越古今與忠定王無間矣僭帥陳愚罪當萬坐仰丐鈞察

上丞相書 論用人聽言

某至愚極陋無所取材比蒙除書擢在常伯之列退揆
駑劣非所敢當然區區不㑀駕之心則已飛馳於闕下
初元之召堅辭五六不獲已而後行今顧欲亟前如此
誠以大丞相謙虛無我而求士自助出於真情故樂效
涓塵之益爾今既未獲遽前而間嘗思念當今之故竊
有一二愚管不敢不為大丞相陳之蓋自故相顓柄以
來天下大勢日益岌岌常恐一旦有潰敗不可支者仰
賴天地宗廟之靈大丞相為時而出平居蓄德深厚故

相安之不疑及聖上奮發乾剛首付魁柄凡百施為皆天下所願欲而弗獲者薄海内外曠然易視仰望風采若神人然某嘗竊謂大丞相於此實有回乾坤洗日月之功要其大者不過曰用正人開言路而已故相之所以失大丞相之所以得其不在斯乎某之愚以為誠率是道而不變則元祐司馬公之相業可以無媿而嘉祐韓忠獻之相業亦將馴致焉昨嘗奏記欲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期以十年坐收太平之效鈞函下逮不以為

謬矣夫以大丞相之純誠不二澹泊寡欲始初所行皆出實意非緣飾以苟悅一時之觀聽者其於二者必能恪守初志獨恐所用者正人則憸邪將有所不便而言路四闢讒諂不得以蔽欺激作之言有時而進使吾之志慮浸尋改易而不自知此則所當豫察爾大丞相爰立之明日召三賢於遠外公論莫不謂宜而一二言事官之除識者以為四十年來所未有向之齟齬權門者相繼收名可謂盛矣然正直之士憂深慮遠其間知大

體者固能徐為開導而彊直自許者亦或不無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其不平之忿則剛勁不如軟熟違忤不若承順其意將有時而移矣況辯論似争争則有不靖之形和同似黨黨則有分朋之迹昔者譏害忠良往往被以此名羣驅輩逐大抵由是夫争有是非正人之争以為國也邪人之争以為己也是非不辯而兩絀之可乎朋有真偽正人之朋以同德也邪人之朋以同惡也真偽不分而槩疾之可乎今雖

未有此事亦願大丞相謹之而已不然則激作之言入而疑憚之心生君子小人之消長於是焉分此某之所甚畏也廟堂之論不參之羣下為日久矣大丞相博盡衆謀弗任私智事之有關國體者必議而後行衆言雜進豈皆當理議論不一尤難適從迂者不切事情狂者不識忌諱然異同不一之中乃至當之論所從出正如玉隱於石金混於沙琢之淘之至寶乃見其可以沙石之雜而委金玉之珍乎自昔鯁切敢言者常病於過故趙

中令有顓權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有交結之謗三相勲德巍然曾不以是而少損當時亦未聞深咎言者以其職在論事不嫌過直故也若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故雷德驤諸人之過直乃所以彰三相之能賢而蔡秦之世有歌頌而亡箴規不問可知其為權臣矣今士無愚智孰不知大丞相之用心其何訾議之有萬一草茅山野語言之發或失揀擇適所以增光德美陸宣公有謂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

泄示我之能從者不惟人君當知之大臣亦不可以不知也不然激作之言入而忿嫉之意生羣下相率以苟容甚非朝廷之福此又某之所甚畏也惟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勿為邪說所移使正人常聚本朝而言路常通無壅則内而彊固本根外而震慴威靈必有為大丞相忠謀者姑以近事明之方八陵之圖來上固嘗欲脩朝謁之禮舉恢復之師而集議之旨一頒從臣臺諫以及館學交論其未可君相亦幡然從之賴以少寛目前

之憂豈非朝列有人忠言獲伸之效邪况事變之興未有終極正君相汲汲經營之時正人多則腹心有所託不然是自毀其腹心也言路開則耳目無所蔽不然是自塗其耳目也小人寡識所以激作破壞者圖自利爾豈為國家計為大丞相計哉某身在閫阃去闕庭二千里事之有無所未能知冒昧一言蓋欲大丞相之功業不在韓忠獻司馬公之下而已拳拳之懷仰祈矜察

上曾宣撫書

某恭睹邸報明天子以邊隅僘擾疇咨愳彦進長樞庭宣威江淮盡護諸將人心咸奮國勢自張豈勝慶幸葢自兵干之興歷有年所而我軍政少弛將庸卒惰潰散相望識者咸謂宜得廟堂大臣位望兼重者付以韓范之寄庶幾精明有轉弱為强之勢今明公遂膺斯任可謂得處置之宜恊中外之望矣而某區區則以為明公過慮者大凡内外相應然後能有成功權不中御然後可制外變某頃在兩淮間見制垣帥閫每有奏報動稽

旬月從者才十三否者嘗七八甚而偏州小邑徑申朝省畫旨行下制司或不豫聞選辟僚屬最為重事要塗諸人主張薦送必如所欲而後已情意不浹誰與恊謀至於區處事宜動從中覆利害之實廟堂未嘗得知可否從違類取決於宰掾之口愛憎任意予奪乖宜有不可勝歎者今明公以大臣出使事體固甚不侔然文武之吉甫與孝友之張仲表裏相須不可一缺往者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必吕申公忘仇恊濟用能卒服夏羌張

忠獻以相印督帥亦必趙忠簡居中相應遂成破敵之
效今廟堂之上能以吕趙二公之心為心明公庶乎克
成厥志不然則内外相違動輒牽掣終無可為之日矣又
嘗觀近之處方面者未能忘情得喪之間有所建請必
先伺朝廷之意嚮至於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人所
共知者往往匿而不言或反私議竊歎不敢盡言於朝
或扣之曰此非廟堂之所樂聞也夫以順為正者妾婦
之道所居何官所任何事而可以妾婦自處乎愚謂明

公此行實宗社安危之所係凡其當然之利害必至之
禍福宜皆一一以聞言之未聽則再三言之又不聽則
決去就以爭之可也爭之而聽則明公得以展布四體
為國家生民之福若終不見聽則卷懷而去之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者大臣之正法也雖功業未即見於時而
明公所以為節義者未失也異時猶有望焉若姑循近
世之輭容容唯唯聽命於廟朝受制於宰掾有事不敢
言言事不敢力萬一至於失機而誤事則天下之責將

叢於公之一身雖百口無以自白矣抑又有所當言者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今明公實居武侯之任而又適當可畏之時用將非人而士卒之心不服撫御失策而忠義之志未馴變故多端天意難測於是時也儻非至公血誠質之天地而無疑則何以服未服者之心馴未馴者之志嗚呼鶴鳴在陰其子

和之鼓鐘于宫聲聞于外發之于心有秋毫之差物之應者有千里之繆明公其可不致意乎此至於黜聽見而取衆長親正直而遠邪佞則又其所急者明公受任踰兩旬矣而未聞辟士之報竊料明公必將遴選一世名流決不至如前之曲狥要涂之薦然於正邪賢佞之閒則願明公之深致其審也昔李忠定公出撫河東徒以幙中多士之故遂至將帥之情扞格不通迄不能有所濟文士猶不可況庸常諛佞之輩乎武侯行事散見

於史册曩歲南軒張宣公嘗輯之為傳郡齋適有板本敢以一帙十二字之刻併獻左右願明公特賜覽焉則其為功業之助將不少矣自得此説以來遇當世之膺受重任者則以告之蓋憂時憫世之切見其任事則幸其有成故不暇擇其人之可否而告之聞者往往笑其迂濶不切事情而某之自信則弗移也今又以告于明公意者其有合乎置司想在金陵張忠獻公故檟猶存者幸取而觀之亦足以攷其設施之本末又中興諸將處

置邊事惟李忠定議論最為的確且皆當今所可行某往在朝行蓋屢言之而不見省今以閩中所刋隨此申獻區區愛助之心可貫天日惟明公察之幸甚

請鄭林楊三士入尊行堂

某竊聞之師道立則善人多當慶歷景祐間閩之文風盛矣而研精經術則未也時則端明蔡公為守招延四先生者而啓迪之於是深於經學者彬彬焉出詩書文物軼于中州豈非師道之立故邪今理義之學大明吾

黨之士皆知所用力非復昔年之比然致知力行二者並進自昔難之必得鄉之耆艾學問踐履素為月評所推敬者為之表倡庶幾後生有所嚮慕而興起焉采之僉言若雲山鄭先生梅塢林先生信齋楊先生其人也尊行有堂正所以為招延耆德之地而虛席已久非三君子孰宜居之用敢恪循衆論敬有請于執事者然年高德劭非以筋力為禮之時自今以始每月朔旦願屈長者一臨講席發揮聖門大訓俾學校之士皆得聞脩

身立己之要相與勉勵為善人之歸某亦將帥同僚以聽焉或留止無旬或少駐信宿一惟尊意所欲而不敢拘儻蒙聽許非特學者之幸亦某之幸也

西山文集卷三十八